

第七卷

孝成趙皇后傳

孝成趙皇后，本長安宮人。初生時，父母不舉，三日不死，乃收養之。及壯，屬陽阿主家學歌舞，號曰飛燕。成帝嘗微行出，過陽阿主作樂。上見飛燕而悅之，召入宮，大幸。有女弟復召人。俱為婕妤，貴傾後宮。許后之廢也，上欲立趙婕妤，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，難之。太后姊子淳於長為侍中，數往來傳語，得太后旨，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陽城侯，後月餘，乃立婕妤為皇后。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，封為定陵侯。皇后既立，后寵少衰，而弟絕幸，為昭儀，居昭陽舍，其中庭彤朱，而殿上髹漆，砌皆銅沓冒黃金，涂白玉，階壁帶往往為黃金，函藍田璧，明珠翠羽飾之。自後宮未嘗有焉。姊弟專寵十餘年，卒皆無子。末年，定陶王來朝。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、昭儀，定陶王竟為太子。明年春，成帝崩。帝素強無疾病，是時，楚思王衍、梁王立來朝，明且當辭去，上宿供張白虎殿。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，已刻侯印書贊，昏夜平善，鄉晨傅襖襪欲起，因失衣不能言，晝漏下十刻而崩。民間歸罪趙昭儀。皇太后詔大司馬莽、丞相大司空曰：「皇帝暴崩，群眾喧嘩怪之，掖庭令輔等在後庭，左右侍燕迫近，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。趙昭儀自殺。哀帝既立，尊趙皇后為皇太后，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。趙氏侯者凡二人。後數月，司隸解光奏言：「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，皆御幸孝成皇帝，產子，子隱不見。臣遣從事椽業史望，驗問知狀者。掖庭獄丞籍武，故中黃門王舜、吳恭、靳嚴，宮婢曹曉、道房、張棄，故趙昭儀御者於客子、王偏、臧兼等，皆曰：宮即曉子女，前屬中宮為學事史，通《詩》，授皇后。房與宮對食，元延元年，中宮語房曰：陛下幸宮。後數月，曉入殿中，見宮腹大，問宮。宮曰：『御幸有娠。』其十月中，宮乳掖庭，牛官令舍有婢六人，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，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：『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、婢六人，盡置暴室獄，毋問兒男女、誰兒也。』武迎置獄。宮曰：『善藏我兒胞，丞知是何等兒也。』後三日，客持詔記與武，問：『兒死未？手書對犢背。』武即書對：『兒兒在未死。』有頃，客出曰：『上與昭儀大怒，奈何不殺？』武叩頭曰：『不殺兒自知當死，殺之亦死。即因客奏封事曰：『陛下未有繼嗣，子無貴賤。惟留意。』奏人。客復持詔記予武曰：『今夜漏上五刻，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。』武因問客：『陛下得武書，意何如？』曰：『瞠也。』武以兒付舜。舜受詔內兒殿中，為擇乳母，告善養兒，且有詔，毋令泄漏。舜擇棄為乳母，時兒生八九日。後三日，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，中有封小椽篋記曰：『告武，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，武自臨飲之。武發篋中，有裹藥二枚，赫蹄書曰：『告偉能，努力飲此藥，不可復人，女自知之。』偉能即宮，宮讀書已，曰：『果也，欲姊弟擅天下，我兒男也，額上有壯髮，類孝元皇帝，今兒安在？危殺之矣，奈何令長信得聞之？』宮飲藥死，後宮婢六人召入，出語武曰：『昭儀言，女無過，寧自殺耶，若外家也。我曹言願自殺。』即自戮死。武皆表奏狀。棄所養兒十一日，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，不知所置，許美人前在上林沐沐館，數召人飾宮中，若舍一歲，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。元延二年，裹子共十一月乳，詔使嚴，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，送美人所。後客子、偏、兼，聞昭儀謂成帝曰：『常給我言從中宮來，既從中宮來，許美人幾何從生中，許氏竟當復立耶？』懟，以手自搗，以頭擊壁戶柱，從牀上自投地，啼泣不肯食。曰：『今當安置，我欲歸耳。』帝曰：『今故告之，反怒為，殊不可曉也。』帝亦不食。昭儀曰：『陛下自知，是不食謂何？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，今美人有子，竟負約謂何？』帝曰：『約以趙氏，故不立許氏，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，毋憂也。』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。告嚴曰：『美人當有以予汝，受來置飾室中簾南。』美人以葦篋一合，盛所生兒緘封，及綠囊報書予嚴，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。帝與昭儀坐，使客子解篋緘。未已，帝使客子、偏、兼皆出，自閉戶，獨與昭儀在。須臾開戶，呼客子、偏、兼，使緘封磨及綠綈方底，推置屏風東。恭受詔，持篋方底予武，皆封以御史中丞印，曰：『告武，篋中有死兒埋屏處，勿令人知。』武穿獄樓垣下為坎，埋其中。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、任、公孫習前免為庶人，詔召入，屬昭儀為私婢。成帝崩，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，時昭儀自知罪惡大，知業等故許氏、王氏婢，恐事泄，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，囑『勿道我家過失。』元延二年，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：「掖庭吏以下，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，獨欲與武有所言。我無子，武有子，是家輕族人，得無不敢乎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，又飲藥傷墮者無數，欲與武共言之大臣。驃騎將軍貪嗜錢，不足計事，奈何令長信得聞之。遵後病困，謂武：『今我已死，前所語事，武不能獨為也，慎語。』皆在今年四月赦令前。臣謹按：永光三年，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塚，事更大赦。孝元皇帝下詔曰：。比朕不當所得赦也。』窮治，盡伏辜，天下以為當。魯嚴公夫人殺世子，齊桓召而誅焉，《春秋》予之。趙昭儀傾亂聖朝，親滅繼嗣，家屬當伏天誅。前平安剛候夫人謁坐大逆，同產當坐，以蒙赦令歸故郡。今昭儀所犯尤悖逆，罪重於謁，而同產親屬，皆在尊貴之位，迫近帷幄，群下寒心，非所以懲惡崇誼事四方也。請事窮竟，丞相以下議正法。」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，欽兄子成陽侯訴，皆為庶人，將家屬徙遼西郡。時議郎耿育上疏言：「臣聞，繼嗣失統，廢嫡立庶，聖人法禁，古今至戒。然秦伯見歷知適，遂循固讓，委身吳粵，權變所設，不計常法。致位王季，以崇聖嗣，卒有天下，子孫承業，七八百載。功冠三王，道德最備，是以尊號追及太王。故世必有非常之變，然後乃有非常之謀，孝成皇帝，自知繼嗣不以時立，念雖未有王於，萬歲之後未能持國，權柄之重，制於女主。女主驕盛，則嗜慾元極。少主幼弱，則大臣不使。世元周公抱負之輔，恐危社稷，傾亂天下。知陛下有聖賢通明之德，仁孝子愛之恩，懷獨見之明，內斷於身。故廢後宮就館之漸，絕微嗣禍亂之根。乃欲致位陛下，以安宗廟。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，定金匱之計，又不知推演聖德，述先帝之志。乃反覆校省內，暴露私燕，誣污先帝傾惑之過，成結寵妾妒媚之誅，甚失賢聖遠見之明，逆負先帝憂國之意。夫論大德不拘俗，立大功不合眾。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。陛下聖德盛茂，所以符合於皇天也。豈當世庸庸門齊之臣所能及哉。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，匡救銷滅既往之過，古今通義也。事不當時，固爭防禍於未然。各隨旨阿從以求容媚，晏駕之後，尊號已定，萬事已訖，乃探迫不及之事，訐揚幽昧之過，此臣所深痛也。願下有司議，即如臣言，宜宣佈天下，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。不然，空使謗議，上及山陵，下流後世，遠聞百蠻，近布海內，甚非先帝托後之意也。蓋孝子善述父之志，善成人之事，惟陛下省察。」哀帝為太子，亦頗得趙太后力，遂不竟其事。傅太后恩趙太后，趙太后亦歸心，故成帝母及王太后皆怨之。哀帝崩，王莽白太后，詔有司曰：「前王太后與昭儀，俱侍帷幄，姊弟專寵銅寢，執賊亂之謀，殘滅繼嗣，以危宗廟，悖天犯祖，無為天下母之義。」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，徙居北宮，後月餘，復下詔曰：「皇后自知罪惡深大，朝請希闕，失婦道，元無養之禮，而有狼虎之毒，宗室所怨，海內之仇也。而尚在小君之位，誠非皇天之心。夫小不忍，亂大謀。恩之所不能已者，義之所由也。今廢皇后，其

人。」就其園，是日自殺。凡立十六年而誅。先是，有童謠曰：「燕燕尾涎涎。張公子，時相見。木門倉瑯根，燕飛來，啄皇孫。皇孫死，燕啄矢。」成帝每微行，出常與張放俱，而稱富平侯家，故曰張公子。倉瑯根，宮門銅鉞也。

趙飛燕外傳

趙后飛燕，父馮萬金。祖大力，工理樂器，事江都王協律舍人。萬金不肯傳家業，編習樂聲亡章曲，任為繁乎哀聲，自號幾靡之樂，聞者心動焉。江都王孫女姑蘇主，嫁江都中尉趙曼。曼幸萬金，食不同器不飽。萬金得通趙主，主有娠。曼性暴妒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婦人。主乃托疾居王宮，一產二女，歸之萬金。長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然皆冒姓趙。宜主幼聰悟，家有彭祖方脈之書，善行氣術。長而纖便輕細，舉止翩然，人謂之飛燕。合德膏滑，出浴不濡。善音辭，輕緩可聽。二人皆出世色。萬金死，馮氏家敗。飛燕姊弟流轉至長安。於時人稱趙王子。或云曼之它子。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，托附臨，屢為組文刺繡獻臨，臨愧受之。居臨家，稱臨女。臨嘗有女事宮省，被病歸死，飛燕或稱死者。飛燕姊弟事陽阿主家為舍直，常竊效歌舞，積思精切，聽至終日，不得食。待直貨服疏苦財，且專事膏沐澡粉，其費亡所愛，共直者指為愚人。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。飛燕貧，與合德共被。夜雪，期射鳥者於舍旁，飛燕露立，閉息順氣，體溫舒，亡疹粟，射鳥者異之，以為神仙。飛燕緣主家大人，得入宮召幸，其姊妹樊，為丞光司者，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，為之寒心。及幸，飛燕瞑目牢握，涕交頤下，戰慄不迎帝。帝擁飛燕三夕，不能接，略無譴意。宮中素幸者，從容問帝，帝曰：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遷延謙畏，若遠若近，禮義人也。寧與汝曹婢脅肩者比耶？」既幸，流丹浹席。私語飛燕曰：「射鳥者不近汝耶？」飛燕曰：「我內視三日，肉肌盈實矣。帝體洪壯，創我甚焉。」飛燕自此特幸後宮，號趙皇后。帝居鴛鴦殿後房，省帝簿，上簿，因進言：「飛燕有女弟合德，美容，體性醇粹可信，不與飛燕比。」帝即令舍人呂延福，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。合德謝曰：「非貴人姊召不敢行，願斬首以報宮中。」延福還奏，為帝取后五彩組文手籍為符，以召合德。合德新沐，膏九回沉水香；為卷髮，號新髻；為薄眉，號遠山黛；施小朱，號慵來妝；衣故短繡裙，小袖，李文襪。帝御雲光殿帳，使樊進合德。合德謝曰：「貴人姊虐妒，不難減恩，受恥不受死，非姊教，願以身易恥，不望旋踵。」音詞舒閒清切，左右嗟賞之嘖嘖。帝乃歸合德。宣帝時，披香博士淳方誠，白髮教授宮中，號淳夫人，在帝後唾曰：「此禍水也。滅火必矣。」

帝用樊計，為後別開遠條館，賜紫茸雲氣帳，文玉几，赤金九層博山緣合。諷后曰：「上久亡子，宮中不思千萬歲計耶？何不時進上，求有子！」后聽計，是夜進合德。帝大悅。以輔屬體，無所不靡，謂為溫柔鄉。謂曰：「吾老是鄉矣，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。」呼萬歲，賀曰：「陛下真得仙者。」上立賜鮫文萬金，錦二十四匹，合德尤幸，號為趙婕妤。婕妤事后，常為兒拜。后與婕妤好坐，后誤唾婕妤袖，婕妤曰：「姊唾染人紺袖，正似石上花，假令尚方為之，未必能若此衣之華。」以為石華廣袖。后在遠條館，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。婕妤傾心翼護。常謂帝曰：「姊性剛，或為人陷，則趙氏無種矣。」每泣下淒惻，以故白后泣狀者，帝輒殺之。侍郎宮奴，鮮綺蘊香，恣縱棲息遠條館，元敢言者。后終無子。后浴五蘊七香湯，踞通香沉水坐，燎降神百蘊香。婕妤浴豆寇湯，傅露華百英粉。帝常私語樊曰：「后雖有異香，不著婕妤體自香也。」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，其姑為馮大力妻。陽華老，歸馮氏。后姊弟母事陽華，善貴飾，常教后九回沉水香澤，雄麝臍內息肌丸。婕妤亦內息肌丸，常試若為婦者，月事益薄。他日，后言於承光司劑者，上官斌撫膺曰：「若如是，安能有子乎。」教后煮美花滌之，終不能驗。真臘夷獻萬年蛤、不夜珠，光彩皆若月，照人亡妍丑皆美豔。帝以蛤賜后，以珠賜婕妤。后以蛤妝五成金霞帳，帳中常若滿月。久之，帝為婕妤曰：「吾晝視后，不若夜視之美，每旦令人忽忽如失。」婕妤聞之，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，為后壽，終不為后道帝言。后始加大號，婕妤奏書於后曰：「天地交暢，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，為天下休，不堪喜豫，謹奏。」上三十六物以賀。金屑組文茵一鋪，沉水香蓮，心碗一面，五色同心大結一盤，鴛鴦萬金錦一匹，琉璃屏風一張，枕前不夜珠一枚，含毛綠毛狸藉一鋪，通香虎皮檀象一座，龍香握魚二首，獨搖寶蓮一鋪，七出菱花鏡一奩，精金環四指，若無絳綃單衣一襲，香文羅手籍三幅，七回光瑩肪發澤一盞，紫金被褥香爐三枚，文犀辟毒著二雙，碧玉膏奩一盒。使侍兒郭語瓊拜上。后報以雲錦五色帳、沉香水玉壺。婕妤泣怨帝曰：「非姊賜吾，死不知此器。」帝謝之。詔益州留三年輪，為婕妤作七成錦帳，以沉水香飾。婕妤接帝於大液池，作千人舟，號合宮之舟。池中起為瀛洲，謝高四十丈。帝御流波文無縫衫，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，碧瓊輕綃廣樹，上、后歌舞《歸風送遠》之曲，帝以文犀簪擊玉甌，今后所愛侍良馮元方吹笙以倚后歌。中流歌酣，風大起，后順鳳揚音，無方長喻細裊以相屬。后裙髀曰：「顧我，顧我！」后揚袖曰：「仙乎，仙乎，去故而就新，寧忘懷乎！」帝曰：「元方為我持后！」元方舍吹持后履。久之風霽。后泣曰：「帝恩我，使我仙去不得。」悵然曼嘯，泣數行下。帝益愧愛。後賜元方千萬入后房闈。他日宮姝幸者，或褻裙為縵，號曰留仙裙。

婕妤益貴幸，號昭儀，求近遠條館。帝作少嬪館，為露華殿、含風殿、博昌殿、求安殿，皆為前殿後殿。又為溫室、凝室、浴蘭室，曲房連檻，飾黃金、白玉，以璧為表裡，千變萬狀，連遠條館，號通仙門。

后貴寵，益思放蕩，使人博求術士，求匪安卻老之方。時西南比波夷致貢，其使者舉茹一飯，晝夜不臥偃。典屬國上其狀，屢有光怪。后聞之，問何如術。夷人曰：「吾術天地平，生死齊，出入有無，變化萬象，而卒不化。」后令樊弟子不週遺千金。夷人曰：「學吾術者，要不淫與謔言。」后遂不報。他日，樊侍后浴，語甚歡。后為樊道夷言，抵掌笑曰：「憶在江都時，陽華李姑，奮門鴨水池上，苦癩齧鴨。時下朱里芮姥者，求捕癩狸獻。姥謂姑曰：『是狸不他食，當飯以鴨。』姑怒，絞其狸。今夷術，真似此也。」后大笑曰：「臭夷何足污我絞乎！」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，雄捷能超觀閣，兼通昭儀。赤鳳始出少嬪館，后適來幸。時十月五日，宮中故事，上靈安廟。是日吹壩擊鼓歌，連臂踏地，歌《赤鳳來》曲。后謂昭儀曰：「赤鳳為誰來？」昭儀曰：「赤鳳自為姊來，寧為他人乎？」后怒，以杯抵昭儀。后曰：「鼠子能齧人乎？」昭儀曰：「穿其衣，見其私，足矣，安在齧人乎！」昭儀素卑事后，不虞見答之暴，熟視不復言。樊脫簪叩頭出血，扶昭儀為拜后。昭儀拜，乃泣曰：「姊寧忘共被，夜長苦寒不成寢，使合德擁姊背耶！今日兼得貴皆勝人，且無外搏，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？」后亦泣，持昭儀手，抽紫玉九難釵，為昭儀簪髻，乃罷。帝微聞其事，畏后不敢問，以問昭儀。昭儀曰：「后妒我耳。以漢家火德，故以帝為赤龍鳳。」帝信之，大悅。

帝嘗早獵，觸雪得疾，陰緩弱不能壯發，每持昭儀足，不勝至欲輒暴起，昭儀常轉側，帝不能常持其足。樊謂昭儀曰：「上餌方士大丹，求盛大不能得，得貴人足一持，暢動比天，乃貴妃大福，寧展側俾帝就耶？」昭儀曰：「幸轉側不就，尚能留帝欲，亦如姊教，常持則厭去矣。安能復動乎？」后驕逸，體微病輒不自飲食，須帝持匕箸。藥有苦口者，非帝為含吐不下咽。昭儀夜入浴蘭室，膚體發光，占燒燭。帝從幅中竊望之，待兒以白昭儀。昭儀覽巾，使撤燭。他日，帝約賜侍兒黃金，使無得言。私婢不豫約中，出嶂值帝，即人白昭儀。昭儀遽隱避。自是，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，多袖金，逢侍兒私婢，輒牽止賜之。侍兒負帝金，出入不絕。帝

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。帝病緩弱，太醫萬方不能救，求奇藥，嘗得膠，遺昭儀。昭儀輒進帝，一九一幸。一夕，昭儀醉進七丸，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，笑吃吃不絕。抵明，帝起御衣，陰精流輸不禁。有頃絕倒，衣視帝，餘精出湧，沾污被內。須臾帝崩。宮人以白太后。太后使理昭儀。昭儀曰：「吾持人主如嬰兒，寵傾天下，安能斂手掖庭令，爭帷帳之事乎？」乃拊膺呼曰：「帝何往乎！」遂嘔血而死。

趙飛燕合德別傳

餘里有李生，世業儒術。一日，家事零替，餘往見之，牆角破篋中有古文數冊，其間有趙后別傳，雖編次脫落，尚可觀覽。餘就李生乞其文以歸，補正編次以成傳，傳諸好事者。

趙后腰骨尤纖，善踣步行，若人手執花枝，顛顛然，他人莫可學也。在主家時，號為飛燕。入宮，復引援其妹，得倖為昭儀。昭儀尤善笑語，肌骨秀滑，二人皆天下第一，色傾後宮。自昭儀入宮，帝亦稀幸東宮。昭儀居西宮，太后居中宮。后日夜欲求子，為自固久遠計。多用小犢車載少年子，與通。帝，一日，惟從三四人往後宮，后方與人亂，不知。左右急報，后驚，遽出迎帝。后冠髮散亂，言語失度，帝固亦疑焉。帝坐未久，復聞壁中有人嗽聲，帝乃去。由是帝有害后意，以昭儀隱忍未發。一日，帝與昭儀方飲，忽攘袖目，直視昭儀，怒氣拂然不可犯。昭儀遽起，避席伏地曰：「臣妾族孤寒，無強近之援，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，不意獨承幸御，濃被聖私，立於眾人之上，恃寵邀愛，眾毀來集。加以不識忌諱，冒觸威怒。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。」因涕淚交下。帝自引昭儀曰：「汝復坐，吾語汝。」曰：「汝無罪。汝之姊，吾欲梟其首，斷其手足，置乾囹中，乃快吾意。」昭儀問：「何緣而得罪？」帝言壁中事。昭儀曰：「臣妾緣後得備後宮。后死則妾安能獨生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。願得身實鼎鑊，體膏斧鉞。」因大慟，以身投地。帝驚，遂起持昭儀曰：「吾以汝故，因不害后，第言之耳，如何自恨若是。」久之，昭儀方就坐，問壁衣中人。帝陰窮其跡，乃宿衛陳崇子也。帝使人就其家殺之，而廢陳崇。昭儀往見后，言帝所言，且曰：「姊曾憶家貧，寒饑無聊，姊使我共鄰家女，為草履入市，貨履市米。一日得米，忽遇風雨，無火可炊，饑寒甚不能成寐，使我擁姊背同汜。此事姊豈不憶也。今日幸富貴，元他人比我，而自毀，脫或再有過，帝復怒，事不可救，身首異地，為天下笑。今日妾能拯救也，存歿無定，或亦妾死，姊尚誰攀乎？」乃泣下不已，后亦泣焉。自是帝不復往後宮，承幸御者，昭儀一人而已。

昭儀方浴，帝私視。侍者報昭儀，昭儀急趨燭後避，帝瞥見之，心愈眩惑。一日昭儀浴，帝默賜侍者，特令不言。帝自屏罽蘭湯灑湘，昭儀坐其中，若三尺寒泉浸明玉。帝意思飛揚，若無所主。帝常語近侍曰：「自古人主無二后，若有則吾立昭儀為后矣。」趙后知帝見昭儀益加寵幸，乃具湯浴，請帝以觀，既往，后入浴，后體以水沃，愈親近，而帝愈不樂，不終幸而去。后泣曰：「愛在一身，無可奈何！」后生日，昭儀為賀，帝亦同往。酒半酣，后欲感動帝意，乃泣數行。帝曰：「他人對酒而樂，子獨悲，豈不足耶？」后曰：「妾昔在後宮時，帝幸主第，妾立主后，帝時視妾，不移日甚久。主知帝意，遣妾侍帝，竟承更衣之幸。下體嘗污御服，急欲為帝浣去，帝曰：『留以為憶』。不數日，備後宮。時帝齒痕猶在妾頸。今日思之，不覺感泣。」帝惻然懷舊，有愛后意，顧視嗟歎。昭儀知帝欲留，先辭去。帝逼暮方離後宮。后因帝幸，心為奸利，經三月，乃詐托有孕，上箋奏，云：「臣妾久備掖庭，先承幸御，遭肆大號，積有歲時。近因始生之日，復加善祝之私，時屈乘輿，俯臨東掖，久侍宴私，再承幸御。臣妾數月來，內宮盈實，月脈不流。飲食美甘，不異常日。知聖躬在體，辨天日之人懷。虹初貫日，總是珍符，龍已據胸，茲為佳瑞。更期蕃育聖嗣，抱日趨庭，瞻望聖明。踴躍臨賀，謹以此聞。」帝時在西宮，得奏，喜動顏色。答云：「因閱來奏，喜慶交集。夫妻之私，義均一體。社稷之重，嗣續其先。好體方初，保綏宜厚。藥有性者勿舉，食無毒者可親。有懇求上，元煩箋奏，口授宮使可矣。」兩宮候問，宮使交至。

后慮帝幸見其詐，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為之計。盛謂后曰：「莫若辭以有者不可近人，近人則有所觸焉，觸則孕或敗。」后乃遣王盛奏帝，帝不復見后，第遣問安否。而甫及誕日，帝具浴子之儀。后謂王盛及宮中人曰：「汝自黃衣，即出入禁掖，吾引汝父子俱富貴。吾欲為自利長久計，托孕乃吾之私意，非實言也。已及期，子為我謀焉。若事成，子萬世有後利。」盛曰：「臣為后取民間才生子，攜入宮為后子。但事密不泄亦無害。」后曰：「可。」盛於都城外有若生子孫才數日者，以百金售之。以物囊之，入宮見后，既發器，則子死。后驚曰：「子死安用也！」盛曰：「臣今知矣，載子之器氣不泄，此子所以死也。臣今求載子之器，穴其上，使氣可出入，則子不死。」盛得子，趨宮門，欲入，則子驚啼尤甚。盛不敢入。少選，復攜之趨門，子復如是，盛終不敢攜入宮。盛來見后，具言子驚啼事。后汜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時已逾十二月矣，帝頗疑訝。或奏帝云：「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。后所，當是聖人。」后終無計，乃遣人奏帝云：「臣妾昨夢龍臥，不幸聖嗣不育。」帝但歎惋而已。昭儀知其詐，乃遣人謝后曰：「聖嗣不育，豈日月不滿也？三尺童子尚不可，況人主乎？一日手足俱見，妾不知姊之死所也。」

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，昭儀曰：「從何而得也？」乃以身投地，大慟。帝自持昭儀，昭儀起坐。昭儀聲呼官吏蔡規曰：「急為吾取子來。」規取子上，昭儀語規曰：「為吾殺之！」規未敢。昭儀怒罵曰：「吾重祿養汝，將安用也！不然，吾並戮汝。」規以子擊殿礎死，投之後宮。宮人孕子者皆殺之。後帝行步遲澀，頗氣憊，不能御昭儀。有方士獻丹，其丹養於火，百日乃成。先以甕置水滿，即置丹於水中，既沸又易去，復以新水。如是十日，不沸方可服。帝日服一粒，頗能幸昭儀。一夕，在大慶殿，昭儀醉進十粒，初夜，絳帳中擁昭儀，帝笑聲吃吃不止。及中夜，帝昏昏，知不可。將起坐仆臥，昭儀急起秉燭，視帝精出如泉溢。有頃，帝崩。太后遣人理昭儀，且急窮帝得病之端。昭儀乃自絕。

后居東宮，久益失御。一夕，后寢驚啼甚久，待左右呼聞方覺。乃言曰：「適吾寢中見帝，帝自雲中賜我坐，帝命進茶。左右奏帝云：『向日侍帝不謹，不合啜此茶。吾意既不足，吾又問帝：『昭儀安在？』帝曰：『以數殺吾子，令罰為巨鼃，居北海之陰水穴間，受千載水寒之苦。』乃大慟。」後北鄙月氏王獵於海上，見巨鼃出於穴上，首猶冠玉釵頭，望波上，眷眷有戀人之意。大月氏王遣使問梁武帝，武帝以昭儀事答之。

飛燕事六條

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，中庭彤朱，而殿上丹漆，砌皆銅，杳黃金，涂白玉，階壁帶往往為黃金缸，含藍田璧，明珠翠羽飾之。上設九金龍，皆銜九子金鈴，五色流蘇，帶以綠文紫綬，金銀花鑷。每好風日，幡旌光影，照耀一殿，鈴鑷之聲，驚動左右。中設木畫屏風，文如蜘蛛絲縷，玉几玉牀，白象牙簟，綠熊席，席毛長二尺餘，人眠而擁毛自蔽，望之不能見。坐則沒膝，其中雜薰語。

坐此席，餘香百日不歇。有四玉鎮，皆達照無瑕缺。窗扉多是綠琉璃，亦皆達照，毛髮不得藏焉。椽桷皆刻作龍蛇，縈繞其間，鱗甲分明，見者莫不兢栗。匠人丁援、李菊巧為天下第一。締構既成，向其姊子樊延。

趙后體輕腰弱，善行步進退，女弟昭儀不能及也。但昭儀弱骨豐肌，尤工笑語，二人並色台紅玉，為當時第一，皆擅寵後宮。

趙飛燕為皇后，其女弟在昭陽殿，遺飛燕書曰：「今日嘉辰，貴姊懋膺洪冊，謹上三十五條，以陳踴躍之心。

金華紫輪帽、織成上襦、金華紫羅面衣、織成下裳、五色文綬、鴛鴦被、鴛鴦襪、鴛鴦褥、金鵲繡襜、五色文玉環、七寶綦履。同心七寶釵、黃金步搖、合歡圓襜、琥珀枕、龜文枕、珊瑚、瑪瑙、雲母扇、孔雀扇、翠羽扇、九華扇、五明扇、雲母屏風、琉璃屏風、回風扇、椰葉席、五層金博山香爐、同心梅、含枝李、青木香、沉水香、香螺卮、九真雄麝香、七枝燈。」

慶安世年十五，為成帝侍郎，善鼓琴，能力雙鳳離鴛之曲。趙后悅之，白上，得出入御內，絕見愛幸。嘗著輕絲履、招風扇、紫綈裘與后同居處。帝欲有子而終無胤嗣。趙后自以無子常托以禱祈，別開一室，自左右侍婢以外，莫得至者。上亦不得至焉。以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，入後宮者日以十數，與之淫通，無時休息。有倦怠者輒差代之，而卒無子。

趙后有寶琴，曰鳳凰，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、古賢列女之象，亦善為《歸風》、《送遠》之操。帝常以三秋閒日，與飛燕戲於太液池。以沙棠木為舟，貴其不沉沒也。以雲母飾於首，一名「雲舟」。又刻大桐木為虬龍，雕飾如真，以夾雲舟而行。以紫桂為拖。及觀雲棹水，玩擷菱蕖。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，命飛之士，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。每輕風時至，飛燕殆欲隨風入水，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。常怨曰：「妾微賤，何復得預纓裙之游？」今太液池尚有避風台，即飛燕結裙之處。

宵游宮

成帝好微行，於太液池旁起宵游宮。以漆為柱，鋪黑綾之幕，器服乘輿皆尚黑色。既悅於暗行，備燈燭之照。官中美御，皆服單衣。自班婕妤以下，咸帶玄綬。簪佩雖如錦繡，更以木蘭紗絹罩之。至宵游宮，乃秉燭宴幸。既罷，靜鼓自舞，而步步揚塵。好夕出遊，造飛行殿，方一丈，如今之輦。選羽林之士，負之以趨。帝於輦上，覺其行快疾間，其中若風雷之聲。言其行疾也，名曰雲雷宮。所幸之宮，咸以氈綈籍地，惡車轍馬跡之喧。雖或於微行，昵宴在民，元勞無怨。每乘輿返駕，以愛幸之姬，寶衣珍食，舍於道旁。國人之窮老者，皆歌萬歲。是以鴻嘉、永始之間，國富家豐，兵戈長戢。故劉向、谷永指言切諫。於是，焚宵游宮及飛行殿，罷宴逸之樂。所謂從繩則正，如轉圜焉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